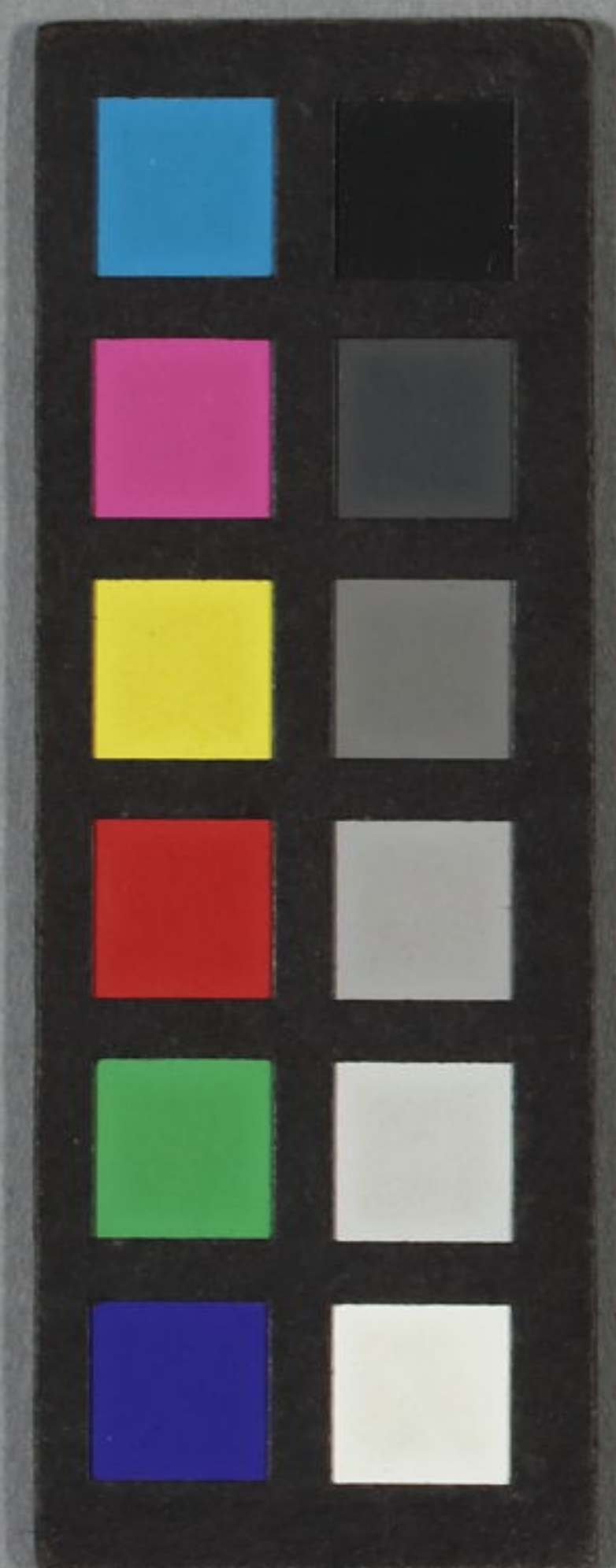


十三經註

85 12  
479  
83





門 12  
號  
卷

112  
21  
83

東去  
學

孟子卷之六上

漢 趙岐

宋 朱熹集註

支錢所  
那恂有

告子章句上凡二十章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

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

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

卷六 告子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桮音杯棬正圓反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

柳之木為桮棬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

山有杞桮桮素也

**朱註**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柅柳

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匱之屬告子言人性

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

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

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

扶夫音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



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椹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椹乎言必殘賊也戕賊人為仁義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栝椹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朱註**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

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水圜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朱註**

湍波流澿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

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

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

**朱註**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

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夫音扶搏補各反

言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



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此章言人之欲

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

**朱註**

搏擊也躍跳也額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言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朱註**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



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孟子問生之謂性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告子曰然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

**朱註**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朱註**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



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言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朱註**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孟子怪告于是言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

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朱註**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



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已也何以為外也

**朱註**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

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

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心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者在外故曰外也

**朱註**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

義在外



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音與音同夫音扶

孟子曰者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已之老亦同已情性敬之雖非已炙

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

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

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

**朱註**言長之者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

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

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

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

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朱註**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朱註**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

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

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

長上聲

季子曰鄉人長於伯兄敬誰也公都子曰

當敬兄也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公都子

曰當先鄉人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

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果猶竟

也

**朱註**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

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

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  
 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  
 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惡平聲

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孟子使公都子  
 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  
 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

**朱註**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  
 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  
 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  
 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  
 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季子言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公都子

謂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

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

豈可復謂之外也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

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朱註**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

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

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

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

善也

**朱註**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

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

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孟子卷六

告子

三

管古婁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朱註**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

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者矣

**朱註**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與

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朱註**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朱註**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言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朱註**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



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上聲徒音師

惡去聲舍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好去聲

詩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

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

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

**朱註**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眾也物



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

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



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  
 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  
 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  
 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  
 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  
 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  
 使為惡者也

**朱註**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  
 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  
 以陷溺其心而為暴

今天麩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



孟子上

稽古樓

則地有肥饒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

音牟擾音憂  
饒苦交反

舜麥詩云貽我來麩言人性之同如此麩

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

饒耳

**朱註**

麩大麥也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饒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

故舉相似也

**朱註**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

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置

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

不更作黃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孟子卷六 告子

子



**朱註**

黃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

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黃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

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

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

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

相似也

者與嗜同下同

人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

言口之同也

**朱註**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

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

耳相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

妙也

**朱註**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



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

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姣古卯反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

見子都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

好耳言目之同也

**朱註**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

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

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所同者者義理也

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

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此章言人

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者



也  
**朱註**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亦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朱註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眾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且晝日晝也其所爲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於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爲未嘗有善本性此非人之情也

**朱註**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



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  
 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  
 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  
 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  
 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  
 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長上聲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  
 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  
 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也

**朱註**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

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  
 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此章言秉心持正使



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  
白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

**朱註**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

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



也

**朱註**

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

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  
卜反見音現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温之十日陰

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

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願意者多譬

諸萬物何由得有萌牙生也

**朱註**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

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

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天奔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

也奔秋通國之善奔者也使奔秋誨二人奔

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奔秋之為聽一人雖聽

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



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

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

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有人名秋通一

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奕其一

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

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

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此章言奕為小

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

**朱註** 弈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

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為

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

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滙

養氣質而熏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

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



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  
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  
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  
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  
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舍上聲

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朱註**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  
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  
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

**朱註**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

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



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朱註**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

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

**朱註**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

**朱註**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食音嗣噉呼故反蹴子六反

人之賤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已故不肯受也蹴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

**朱註**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



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爲去聲與平聲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

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爲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

**朱註**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

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



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

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

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

其本心者也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

然若子則否所以殊也

**朱註**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

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嘍蹴之食今乃

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

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

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

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

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朱註**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

哉

**朱註**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

**朱註**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



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所以求之矣

此章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

學以求之詳矣

**朱註**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

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

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

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

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

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

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

孟子卷六 告子

告子



孟子上

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

蓋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意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朱註**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

不知其類也類事也

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

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

**朱註**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之道當以仁義

孟子卷六

告子

昆

管石裝



而不知用豈於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與

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

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朱註**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

二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

之而已矣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朱註**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

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  
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舍貴  
養賤也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志者為大  
人故也

**朱註**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櫝養其槭棘則為賤場師

焉舍上聲櫝音  
買槭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以治園也槭

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  
小故曰賤場師也

**朱註**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櫝梓也皆美

材也槭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  
人也

狼疾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  
背之有疾以至於害之此為狼藉亂不知



治疾之人也

**朱註**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  
為去聲

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

**朱註**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養口

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

亦以懷其道德也 此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

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

**朱註**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



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言人有大有小何也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

**朱註**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為物所蔽



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  
 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  
 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  
 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  
 情慾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此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  
 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  
**朱註**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  
 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

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  
 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  
 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  
 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  
 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  
 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  
 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  
 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



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來古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天爵以德人爵以祿

**朱註**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

**朱註**脩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音邀

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棄善忘德終必

亡也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

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

**朱**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

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

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

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

**朱**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



賤之

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  
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  
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

**朱註**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已而後貴  
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能以爵  
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  
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  
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  
不願人之膏梁矣膏梁細梁如膏者也文

繡繡衣服也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  
貴何能比之是以  
君子貧而樂也

**朱註**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



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爲仁者

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

**朱註**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此章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正於賢者也



**朱註**言此人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

蕞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蕞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蕞稗

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此章言

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蕞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

**朱註**蕞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

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

蕞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

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

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

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

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



孟子上

稽古樓

於殼殼古候反

辨古之善射者殼張弩付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得射者之張也

**朱註**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殼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

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此章言事各

隆殼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

**朱註**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

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曰禮重

**朱註**

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朱註**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

復答以禮重如上也任人難屋廬子云若

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

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答也

**朱註**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

樓

揣初委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



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巔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

**朱註**本謂下未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一 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

一 金豈重一車羽邪

**朱註**鉤帶鉤也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營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孟子卷六 告子



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朱註**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

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

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摟

妻音

孟子又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者也

**朱註**

紵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

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



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曹交問堯舜可為孟子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朱註**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

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

**朱註**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



孟子下

稽古樓

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

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為之乃為賢耳且託言有人於此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又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能移舉千鈞人能舉其所任是為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

為之耳

**朱註**

匹字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

匹為鶩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

千鈞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

孟子卷六

告子

六

嘗五樓



不肯為也孝弟而已人所能也

**朱註**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

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

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

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

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

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

之行二行  
並去聲

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行

孝悌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

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

似桀而已矣

**朱註**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

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

動之間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



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

**朱註**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

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

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此章言天下

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

**朱註**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

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



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

曰何以言之曰怨

弁音盤

小弁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

**朱註**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

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迭

孟子卷六

告子

九

肯子樓



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叟之為詩也疏越人故談笑咸親也親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重言固陋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

**朱註**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公孫丑曰凱風亦孝子之詩何以獨不怨

**朱註**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機

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



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墮之而曾不關已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

**朱註**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

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稱曰孝之至耳孝之不可以已也知高叟譏小弁

為不達矣

正義章旨朱註引人不復重刻

**朱註**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

宋慳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慳口莖反



宋經宋人名經

**宋註**宋姓經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道遇問欲何之也

**宋註**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經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宋註**時宋經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卽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敬宋脛自稱其名曰軻不敢詳問其指欲如何說之脛曰我將為二王言與兵之不利也孟子曰先生志誠大矣所稱名號不可用也

**朱**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

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二王悅利罷三軍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尚利以相接待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之士悅國人民化之咸以仁義相接可以致王何必以利

為名也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

**朱註**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任辭之同姓小國也季任居守其國致幣  
帛之禮以交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  
邑也儲子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亦不  
答之也

**朱註**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  
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  
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  
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  
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連屋廬子名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  
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與之間隙也

**朱註**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埋故  
喜得其間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  
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  
下同與平聲



言俱答二人獨見季子不見儲子者以季子當君國子民之處儲子為相故輕之邪

**朱註**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

**朱註**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

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

為其不成享也

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

**朱註**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已曉其意聞義而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若是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不身造孟子可也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但遙交禮為其不尊賢故禮容而不見之也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見也

**朱註**

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為皆去聲

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辨士名者有道德之



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

**朱註**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故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

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

聲伊尹為湯見貢於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是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



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髡問一者何也  
 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履  
 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喻意也  
**朱註**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  
 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  
 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  
 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  
 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

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  
 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  
 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  
 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  
 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



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之無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朱註**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

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

孟子云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

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

**朱註**百里奚事見前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之善謳者淇衛詩竹竿之篇泉源



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  
 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  
 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  
 絲駒善歌者也高唐而絲駒處之故曰齊  
 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  
 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爲之崩  
 國俗化之則效其哭髡曰如是歌哭者尙  
 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爲之而無功者髡不

聞也有功乃爲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  
 賢者也如有之髡必識之矣

**朱註**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絲駒齊人善

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  
 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  
 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  
 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  
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為肉  
為無之為去

孟子言孔子為司寇為賢臣不用不能用  
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  
胙燔肉不至燔炙者為燔詩云燔炙芬芬  
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  
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愠也知者以為為君

無禮乃欲以微罪行燔肉不至我黨從祭  
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  
為誠欲急去也眾人固不識君子之所為

謂冕不能知賢者之志也此章言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孔

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  
實淳于雖辨終亦折服正者勝也

**朱註**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

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  
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



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燔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  
燔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  
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  
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  
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  
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

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  
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  
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今謂當孟  
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諸侯臣總謂之大  
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

**朱註**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



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  
 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  
 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  
 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  
 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  
 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

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

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

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養老尊賢能者在

位賞之以地益其地也措克不良之人在

位則責讓之不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

移之就之也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

征伐也五霸強搜牽諸侯以伐諸侯不以

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



**朱註**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

不敵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歌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齊桓公五霸之盛者也與諸侯會于葵丘



東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歆血言畏桓公  
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不得擅易樹子  
也不得立愛妾為嫡妻也尊賢養才所以  
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愛小恤矜孤寡賓客  
羈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  
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無曠庶僚也取士  
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  
以私怒行戮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

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  
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歸于好無  
構怨也桓公施此五命而今諸侯皆犯之  
故曰罪人也

**朱註**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  
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樹  
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  
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

罪人也

長上聲

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



孟子下  
朱註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閒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

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善用兵者

朱註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

孟子

卷六

告子

天

魯古婁



容於堯舜之世

言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鬪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

**朱註**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專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

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朱註**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

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音

滑釐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何謂也

**朱註**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

孟子卷六 告子

三

管子



孟子下  
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  
守宗廟之典籍

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  
之制如是諸侯當來朝聘故言守宗廟典  
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

**朱註**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  
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  
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

**朱註**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  
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後世兼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



作若文王武王者子以為魯在所損之乎  
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

**朱註**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但取彼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况戰鬪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朱註**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王道者

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此章

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

**朱註**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



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

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去聲

同鄉與向  
同下皆同

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

所謂良臣於古之法為民賊者也賊傷民

也故謂之賊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為富

桀也謂若夏桀也

**朱註** 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勝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  
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  
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戰必克謂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輔

桀說與上同

**朱註**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

朝居也

孟子卷六 告子



今之道非善道今之世俗漸惡久矣若不變更雖得天下之政而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閒居其位也此章言善為國者必藏觀變俗移風非樂不化以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

**朱註**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朱註**白圭節以貨殖省賦利民使二十而稅一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

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

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

**朱註**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萬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所言而已矣白圭曰一人陶則瓦器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

**朱註**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國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

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扶夫音

貉在北方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朱註**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饗飧以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



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

**朱註**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之道乎

**朱註**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

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

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

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

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也

**朱註**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



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丹名圭字也當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

因自謂過乎禹也

**朱註**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之

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子之所言過矣

**朱註**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

害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

**朱註**壑受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

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自以為愈於



禹是子亦過甚矣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朱註**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

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

將安所執之邪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朱註**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

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

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孟子

為之喜而不寐

**朱註**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孟子卷六告子



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

**朱註**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

**朱註**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

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

**朱註**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舜是也何況於魯不能



治乎

**朱註**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尙有餘力

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

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

告之

**朱註**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  
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  
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

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  
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  
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  
而不來也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



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是欲使國治豈可得乎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

拜訕訕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

**朱註**訕訕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

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詔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陳臻問古之君子謂何禮可以仕也孟子言所去就謂下事也

**朱註**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



之容

**朱註**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朱註**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節視蜚鷹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其下者困而不能與之祿則當去矜其困而周之苟免死而已此三就三去之道窮餓而去不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畱為死故也權時之宜嫌其疑也故載之也

此章言仕



孟子下

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滿此三利無疑者也

**朱註**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朱註**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嚴武丁

舉之膠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

言天將降下大事以任聖賢必先勤勞其



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  
行不從拂戾而亂之者所以動驚其心堅  
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會益其素所  
以不能行之者也

**朱註**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  
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  
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  
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

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  
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  
塞其慮於胷中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  
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顛頽漁父  
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



公異之是而已矣

**朱註**恆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感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

亡

拂與弼同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

**朱註**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



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

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

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教者也

**朱註**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

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困窮

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

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

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我不潔其人之行

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修學而為仁

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

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

**朱註**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

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修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下終



